



宋繫太平御覽



403
81



13
403
81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揚雄少從
之遊數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
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
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
之
又曰鄭朴字子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大將軍王鳳以
禮聘之遂不屈揚雄法言盛稱其德曰谷口鄭子真耕於
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絕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中化之班白不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月山田一
韓君以贈
所購以贈
田中

又平希賢 卷五十一
一
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惟揚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學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筭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號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號曰任徵君

又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

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着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圖其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棄妻子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

又曰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嘗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皆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日不與女子交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

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嵇康高士傳曰子州友父者堯舜各以天下讓友父友父
曰我適有勞憂之病方治之未暇任天下也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
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

又曰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復去
而耕禹往趨而問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堯治天下
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
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俛俛然遂
復耕而不顧

又曰卞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曰
非吾事也湯遂伐桀以天下讓隨隨曰后之伐桀謀於我

必以我爲賊也而又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不忍聞乃自
投桐水又讓務光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況於尊我哉乃抱石而沈盧水

又曰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
吾聞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
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

又曰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
每爲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
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愕然作色
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
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哉

又曰涓子齊人餌朮服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釣於河澤得
鯉魚中符後隱於岩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

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又曰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又曰關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內學星辰服食老子西遊喜先見氣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為著書因與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又曰康市子者聖人之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於其旁而訟者息

又曰狂接輿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

來日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具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

曰富貴人之所欲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至人樂道不以貧

易操不為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

妻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甌妻戴絛器姓名莫知所之

嘗見仲尼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後更名陸通好養性在蜀峩峩山上世世見

之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昭王政亂乃陽狂不仕故曰狂接輿也

又曰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

樂也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於襁褓吾

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

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子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又曰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又曰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服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遣使者羞使者反復來求之闔乃鑿坯而遁

又曰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爲亂使石乞告之不從承之以劍而遶弄丸不輟魯侯問曰吾學先王之道勤而

行之然不免於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剝形洒心而遊無人之野則無憂矣

又曰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吊之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飾智以警愚修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患也孰能削迹捐勢不爲功名者哉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其交遊遁於大澤入獸不亂群而況人也

又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名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智則純白不備子貢愕然慙不對有閒丈人曰子奚爲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買聲名於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氣墮汝形體

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札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國還會闔閭使專諸刺殺王僚致國於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初適魯聽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徐君欲其劍札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即解劍帶樹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鴟夷子治產數千萬去止陶爲朱公復累巨萬一日蠡事周師太公服桂飲水去越入海百餘年乃見於陶一旦棄資財賣藥於蘭陵世世見之

又曰屠羊說者楚人也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將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又曰閻丘先生齊人也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答以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閻丘曰閻王之來望得壽得富得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災無以富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閻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乏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長臣得貴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十
逸民九
嵇康高士傳曰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
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
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
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兩不解乎
又曰顏歛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歛前歛曰王前王不
悅歛曰夫歛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王作色曰士貴乎歛
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壠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
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壠齊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逸民部十

逸民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逸民部十
逸民九
嵇康高士傳曰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
豐辭使人問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
哀於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
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
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兩不解乎
又曰顏歛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歛前歛曰王前王不
悅歛曰夫歛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王作色曰士貴乎歛
曰昔秦攻齊令曰敢近柳下惠壠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
齊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壠齊

王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歎曰願得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輿無事以當貴清淨以自娛遂辭而去
又曰魯連者齊人好奇偉倣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連連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不忍爲也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德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
又曰鄭仲虞不知何許人也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願陛下何惜不爲太上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之白衣尚書

又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大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鑿試觀卜

數中見季主閉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爲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略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桮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群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後遂不知季主所在史記又載
又曰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老莊之道不屑榮官栢君山從借莊子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漁於一壑則萬物不干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伏孔氏之軌跡馳顏閔之極藝旣繫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炫耀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似此類

故不進也其行亡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又曰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爲兗州刺史王莽爲宰衡詡奏事到灞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又曰王眞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郡人眞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不過農田之事邵公王莽時避地河西建武中竇融欲薦之固辭乃止家累百金優遊自樂

又曰薛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車迎方因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悅其言遂終于家

又曰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老父來吊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消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

張顯逸民傳曰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負芻殺太子留而自立是爲曹成公其後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飾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亡命奔宋晉侯請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以國致成公爲君見左傳

又曰周黨字伯况整身清約非法不行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詔曰昔夷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後終隱居娛志不營於世

虞盤佐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執沖素以耕稼爲業專心好學每改服以行兼日而食得風痺或多勸修名士安答曰居畝畝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勢利而後爲名乎詔以爲太子中庶子著作郎都並不應也

又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隣牛犯種擔芻送牛牛主人大慙乃不復暴晉咸寧二年
詔曰處士朱冲履行高潔經學修明徵爲博士及太子中
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以免居近夷俗羌戎奉
事若君也

又曰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志
迹作數十年不出門凡所讚述百餘萬言

又曰伍朝字世明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鎮南將軍劉
弘上請補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竟不聽尚書郎胡濟言
朝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城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且
白衣爲郡前漢有舊貫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音
不就後卒於家

王隱晉書
亦同也

又曰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年十三有懷隱志每行山林旬

日忘歸父母喪終辭家不娶入陸渾嵩山少室乃隱華陰
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下將沒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
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亦無壁鄣時多虎
暴而文獨宿積十餘年恒着鹿皮裘葛巾司徒王公迎置
果園中衆人問文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
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生意息則無情又問先生獨處
窮山若疾病遭命終則爲烏鳥所食願不酷乎文曰藏埋
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哉又曰狼虎害人先生獨不畏
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獸亦不害人耳居園七年逃歸餘
杭

袁淑真隱傳曰蘇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阜者先生嘆曰
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日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
我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爲哀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

爲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
又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
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勸之曰二君豈不見河
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
怨所居然也子見嵩岱之松柏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
於三泉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
所居然也

又曰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非稱之世
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爲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爲
號著書言陰陽事

又曰野老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掌勸爲務著書
言農家事因以爲號

又曰鵝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弊履穿以鵝爲冠莫
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常師事之煖後顯
於趙鵝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煖絕

又曰楚人有獻魚于楚王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又可惜是故來獻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漁者
仁人將以誨我也乃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去
後宮楚國大治

又曰河上丈人家貧編蕭自給其子沒泉得千金之珠丈
人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
子能得其珠者遇其睡也使龍而寤子其壘粉矣

又曰孫叔敖遇狐丘先生曰僕聞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子
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
叔敖曰不然吾爵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小祿厚而施

益溥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又見列子
又曰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宵兮泛
兮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
珠度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蔽其曜苟蘊美自厚容止可
知矣

說苑曰衛有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下車教
之為機後重前輕命曰橋終日灌韭百區不倦衛丈夫曰
吾師言有機之智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不欲為也
雜記事曰徐稚忽榮祿陳蕃欽其高行以禮招請署為功
曹及師友祭酒又特為設東面之坐重席佩巾几以候之
稚辭疾不到
王僧虔吳地記曰處士陸著字文伯漢相靈之閒州府交
薛並不就唯事棲遁臨卒誡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勿苟

仕濁世子弟遵訓遂二代不仕並有盛名

又曰桐廬縣東有大溪九里注廬溪口南通新安東出富
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散騎常侍載勃遊此自言
山水之極致也勃字長雲譙國鉅人父散騎常侍達字安
道弟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頤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為海
內所稱梁典曰戴頤字仲若與達並隱遁有高名願以父不仕復脩其業辟皆不就

梁蕭繹孝德傳曰繆斐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府家避
地海濱不以遜世為悶不以窮居為傷浣衣濯冠以俟絕
氣

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恬靜不慕榮貴號曰
安丘丈人

又曰孔摠會稽山陰人逸操不群唯有一奴自隨奴善吹
笙摠為洛生詠與之相對而已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辨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室在剡爲載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邛山深公曰未聞巢山買山而隱

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怡投袂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採南澗藻夕宿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陸雲逸民賦曰古之逸民輕天下輕萬物而欲專一丘之忻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因無疆之休乃爲賦曰相荒土以爲居度山

阿而考室層幽翳蒼穹谷重深巖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
潦止嬰鳥來吟顧蔬圃於滋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
赴節揮天籟以興音抱廻流之別沼食秋華於高岑濛玉
泉以濯流浚金谷以投簪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而
宅心望巖穴而凱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太平御覽卷一百一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逸民部舉諺

敘逸民

敘逸民下有一字按摠敘例不入篇數故今以第二卷為
 逸民一以下遞改 詩又曰注願此去者四字據本書輔
 後漢書又曰優容優作復 今且今作令 又自慮奄
 然自字脫然作忽 又共持作持其並據本書改 遂不
 仕清本下有將作大臣任隗舉鳳直言公車到脫病逃歸
 十七字 又馬牧先生本書同 又班荆清本荆作草本
 書同 又荊州刺史刺史二字脫 又共臥二字諫議大
 夫大夫二字並據本書補 范曄後漢書逸民傳序范曄
 五字可刪 性分分字據本書補 易飛候以知上疑脫
 所字 高士傳序厲濁七字據本書補

逸民一

舉諺

後漢書又曰著布衣著字據本書補 名孟光孟姓非名
孟字可刪 復至復當作後 又故致致字脫 口食上
有故字照范史補改 豈若乎范史作夫 又漢濱老父
范史濱作陰 謝承書文曰參忿恚忿作志以意改 又
入朝有誤 王隱書曰文帝文字今補 亦嘯亦作並並
亦多訛據魏氏春秋改 籍還籍作而以意改 知求知
字有誤 又多据者清本作採据尚多 又其有作在其
以意改 又植穀穀疑穀 又隱其其疑居 南山南作
其據晉書改 又發遣發字今補 又辟為祭酒不就
上有並字今刪

逸民二

王隱書又曰避亂亂字脫 又著天文云云著字脫 又
秦人人字脫 又子鸞于字脫並據晉書補子鸞清本子

作祖 九城晉書同按城成通 又窟室弟子亦以六字
及鑿石為釜石作而釜作谷並據晉書補改 又致位據
晉書補 又修飾晉書同清本飾作業 又道廣廣字脫
又府司馬馬字脫並據晉書補 又治高治疑清 不
仕仕作任今改 又郭翻條以名晉書名字無 又鄉隣
倒今改 又正是也晉書作止足也

逸民三

晉中興書又曰不能知處也處也據晉書補清本知作得
沈約書又曰明且已復南史同清本已作亦本書同
又戴顓條並不就並字可刪 又遊之凡所遊履之凡四
字脫履作理 動操動字脫 又母隨母字脫 鎮之作
勸弘 從兄二字脫 汰川汰作沈並據本書補改 又
喪親後喪親作居 又石山倒並據本書改 又學筭學

字據南史補 康之時得九字據本書補 後魏書強逼
上衍就字 又蟲鳥鳥作爲 又請業請字脫並據本書
補正 又世利本書同清本利下有害字

逸民四

齊書丘珍孫珍作弥 南史辛普明條末清本有齊豫章
王巖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十六字 又榮宦宦作
官今改 侍郎上有常字據本書及齊書改 又純篤篤
字及悖愛句據本書補 常言倒今改 又祇賊祇作俄
又顧顛之顛當作覲 又甘蔗齊書同本書蔗作蕉
梁書何遠本書何作甚 而息本書及南史同息上當有
歎字 又不出闕闕作域以意改本書作闕 陳書援臺
城本書無城字 洞黃黃以下今補

逸民五

隋書又曰晉王諱諱廣煬帝也 又爲業業字脫 不立
上衍事字據本書補正 唐書少與與作學 又賦詩賦
作赴 又所薄所字脫並據舊書改補 又畢勾清本舊
書勾皆作構此作勾者避高宗諱也 又其美美作義據
本書改 皇甫士安高士傳利害害字今補 又眩民眩
作觀據本書改 又可以配天平木書下有數十言此皆
刪去不成文理 又貪言貪字吾友友字脫據本書補
又杖杖於牀本書作枝木爲牀 夫可食夫字在下可擬
上今改本書夫字無 以萊子士疑脫世或等字本書此
六字無

逸民六

又曰誰耶耶字脫 吾所學吾累上吾作語下吾作居今
改本書下吾作我 又其廬廬間通 名過上衍以字據

太平御覽
六十四卷
三十一
本書刪 又逾所本書逾作此 又字子輿與作羽今改
而視間衍食字據本書刪 又放爲爲作焉今改 又
秦始皇始皇作昭王本書同以意改 又未謁六字作衣
謁衣而老據本書改 得黃石下衍公字今刪 又焚學
本書焚作禁下不焚同

逸民七

又曰姜肱條著聞聞字脫 以虛間衍爲字 至江夏至
江脫並據本書補 蕃薨蕃作公以意改 又遂與與作
以 又緹氏女玉作大女雖玉並據本書改 又旌表廬
墓作旌廬表據范史改 凡一察下有脫文本書一察二
字無 又旦暮二字脫 又講說說作訖 又老父作先
生 晉天音字脫並據本書補 又字卽子卽疑郎 又
復還間衍徵字 終身身字脫據本書刪補 又渭濱本

書同上疑有脫文 眞輔清本具作貞本書作碩 又上
邽邽作郡 孝義上行學字並據本書改

逸民八

又曰我貨請交不許門貨作財 又被召二字今補 仲
元日本不之官本書日本二字作遂遊奔三字 嵇康高
士傳任天下任作在今補 又服食服作接 又待之有
誤 注曰狂狂字以意補 又過之過作遇今改 與而
誰與四字今補 又遁於遁作巡以意改 又將欲倒以
意改 三珪三疑執 又寡人下有脫文

逸民九

又曰固結開衍乘字今刪 其兩清本兩作可 無德德
讀爲得 又願陛下願疑顧訛 又王眞清本王作逢
不過上有脫文 虞盤佐高士傳又曰所譜述作是述

百餘百作十據晉書改 眞隱傳又曰松柏柏作柘 又
掌勸疑當作勸農 又沒泉淵諱作泉 說苑有機智之
巧必有機智之敗必作心巧以下脫據本書補 佩巾几
有誤 吳地記極致倒今改 弟散騎散騎作子 注復
脩脩作循據宋書改 國子祭酒宋書祭酒作博士 世
說山山作印據本書改山在剡縣 陸雲賦輕天輕
萬二輕有一誤 以妙妙字有誤 潦泚有誤

逸民部覆校舉譌

叙逸民 論語又叔夷倒 後漢書又廷請延誤廷 莊
子又閑暇暇字衍 逸民一 後漢書又百官官誤官
謝承書又私事師誤私 王隱書又楚毒毒誤毒 逸民
二 王隱書瞿研研誤研下同 逸民三 晉中興書王
命聞脫之字 沈約書又殷殷一衍 又得時倒 後魏
書又論屈論誤論 逸民四 南史又受業授誤受 又
吳張聞脫郡字 後周書字矟遠字誤字 逸民五 隋
書二祖社誤祖 又除君徐誤除 唐書躬管耕誤管
又帝恨常誤帝 逸民六 皇甫士安高士傳又蓋有蓋
誤盡 又裘被取誤裘 又上官官誤官 又從趙徙誤
從 又陳於遇誤陳 逸民七 又三十干誤十 又覆
強雖誤強 又戴策載誤載 又自前煎誤前 又然以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遵之子綏爲東海王越所殺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暇則講學忘疲師事譙周門人方之遊夏太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上表云臣無祖母難以至於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四祖母年九十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共事於劉之日短劉終後復爲太子洗馬

又曰王爽字季明強正有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

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又曰苻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日性耐刀槊不堪杖箠洪曰吾將以爾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山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流涕

江綦別傳曰綦年十一始樗蒲祖母費爲說往事有博弈破業廢身於是弃五木終身不以爲戲

父母

爾雅曰父爲考母爲妣

毛詩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
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禮記曲禮曰生日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母弟共叔段以母之寵請邑居之京
段遂以京叛公伐京段出奔遂寘母姜氏於城穎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曰若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又莊公曰宋南宮長萬作亂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
至

又成上曰晉敗齊師于鞍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
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疋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襄三日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視寢其子
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汝汝弊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
鬪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史記曰趙括奢之子趙孝成王欲以括為將母曰不可使
也王曰母何以知之對曰妾事其父時其父為將王之所
賞賜盡分散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
朝為將軍吏不敢仰視王之所賜悉藏於家而視利便田

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即有不稱妾乞不坐王許之後果敗爲白起所坑漢書曰王陵沛人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於軍中以招陵後漢使至陵母謂使者曰爲老妾語陵漢王長者必有天下善事之無以老妾在故懷持二心遂伏劍而死羽怒烹之

又曰陸賈使南越趙他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呂后時病免歸家有五男乃出所使得越橐中裝賣千金分與其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吹琴瑟侍者十人有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及車騎從者

又曰金日磾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也父以不降漢見殺與

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後拜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武帝甚信愛之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嘉之及死詔圖形于甘泉宮曰休屠王闕氏也日磾每見畫常拜泣不止

又曰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之遺體也仲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爲大買田宅婢奴而去

又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上邳人爲河南太守冬日行屬縣刑戮囚徒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母見責之曰汝官化千里不聞仁愛而殺人立威名豈爲人父母哉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墓地耳歲餘果敗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並至大官東海號為萬石嚴嫗

又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而為之食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葬有一大蛇自榛草出徑至以頭擊柩流血若哀泣之容時人以為竇氏之祥

又曰楊彪為太尉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君何瘦之甚也彪曰媿無日禪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改容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

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

龍舒君歸之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

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何恨滂跪受教再

拜而辭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

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為牛醫表聞母謂聞

日汝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聞不見叔度自以為及既覩其

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測矣

又曰廬江蔡宗字孟承魏廉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為二

千石求謁宗宗下帷不許子伏於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窺

之乃識儀貌

又曰崔發仕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

殊禮加之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丹轂

又曰張甫字孟侯汝南人爲太尉雖在公位父常居田里
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公卿罷朝俱詣甫府奉酒上壽時
人榮之

吳志曰蔣欽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孫權歎其在位能守
約儉勅御府爲母作被及幃帳

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母任氏寓居
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葺門圭竇晏如也

又曰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甚有才學知名拜著作郎孝武
會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
問伏滔在座不此固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如何也

又曰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
之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又曰荀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

石頭峻甚愛之恒置羨於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
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

又曰虞譚母孫氏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武昌太守丞
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譚立養堂於家

又曰郗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苦
病無車及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
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入疋
輿棺至塚負土成墳

又曰韓康伯穎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恒貧康伯
年數歲大寒母爲作布襦令康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
布襦尋復作袴康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斗中柄尚熱
今上着襦下亦當暖矣

又曰羊耽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鑿鍾會爲鎮

西請其子琇爲參軍母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後會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又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睦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昇堂拜母時以爲榮

又曰周顛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酒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居貴位在吾目利吾身後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因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在阿母目前耳後果如其言阿奴即謨小字也

又曰劉琨爲并州刺史母謂之曰汝能弘濟經略驅駕豪

傑專欲除於勝己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也後父母並爲劉聰所害

又曰朱序字次倫義陽人鎮襄陽苻堅令苻丕圍序序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必先破受弊遂領百餘婢及城中女丁同築三十餘丈後賊果從西北角攻衆潰城破遂固新築不用引退得免城破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宋書曰張興世字文德音陵人以平江陵功轉右將軍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欲往襄陽又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與吾行田時吹之興世素儉謹畏法白父曰此乃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乃止興世欲拜墓仲子曰汝衛從甚多恐先人驚怖興世減撤而行

又曰朱脩之義興人加建武將軍留戍滑臺爲索虜所攻

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因號慟告家人曰我老非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我兒必歿矣後問數日凶至脩之果其日陷歿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常攜孺於市道途中逢中丞鹵簿驅迫落溝中及孺拜中丞日引騶清道悲不自勝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吳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畋放時緒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父乃脫鞬鷹放緹犬向舟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歲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緒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尋師就學博覽今古鬱為名士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蘇峻作逆領軍卞壺以王師敗績

遂單騎赴難二子眇眇隨之俱歿母裴氏撫屍而哭之日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聞之歎曰父死于前子歿于後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可謂賢矣又曰吳司徒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曰小兒無德可容而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可得氣類相接也列女傳曰鄒孟軻之母見孟子少學而歸母方織問之曰子之廢學若吾斷織孟子懼因更勤不息遂為大儒世說曰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儼然若朝典也又曰陳元方遭父憂哭泣哀慟容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之郭林宗吊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俊四方是則如何當喪以錦被焉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數百日

繼母

儀禮子夏傳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親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東觀漢記曰應慎字仲華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後漢書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事後母至孝妻子母前叱狗永遂去之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又曰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丹椽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嘗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母

三十國春秋曰王延九歲喪母孝行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穰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冰慟哭而得與之卜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

又曰晉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妻因棄市如常刑

家語曰曾參武城人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藜蒸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荅曰藜蒸小物不用吾命況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庸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取毒蜂

綴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搜神記曰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于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噬其足農呼妻相與出於庭叩頭三下屋忽然而壞壓死者凡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宗親部二

伯叔

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爲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說文曰伯長也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

禮記檀弓曰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

其叔父也

伯文勝時滕君也爵爲伯名文

家語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龔

龔宜爲龔前學焉得習

言不得是學不得明

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踈也公事多急不得
吊死問疾是明友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此謂矣孔子不
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無亡者而得者三始
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
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
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也

漢書曰初高祖徵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邵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嫂厭叔與兄亡空有嫂也晉灼曰丘大也大嫂為冢嫂也客來陽為羹蒸轅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大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潁羹侯又曰踈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

子受字公子為太子少傅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姪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又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元后父及兄皆以元成世封侯輔政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子爭侈靡莽獨孤貧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病莽侍疾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鄭均好義篤實事寡嫂收兒恩禮甚至又曰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饑饉分升合以相生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又曰栢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

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淳于恭養兄崇孤兒教誨學問時不如意輒呼責數

表子又載

以捶自擊其脛欲以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又曰鄧惲友董子張叔父及爲卿里民所害子張病惲往

候之氣絕良久復視惲歔歔惲曰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

復也惲即起將客取仇人頭以示子張見之悲喜因絕

後漢書曰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更始時天下亂平

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

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

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

謝承後漢書曰魏霸字嶠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與兄子

同苦樂不得自異

又曰許荆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

殺世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劔長跪曰前無狀

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旣早歿一子爲嗣如今死者

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怨家

扶起荆曰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華嶠後漢書曰薛苞弟子求出異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以

身口所安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

以自給丹弟子愷見丹藩不完載柴將客藩之時丹適行

還怒勅子拔柴載以還之

後漢書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兄子嚴軫並喜

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

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
譏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
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襟結褸申父
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
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
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
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
車輒切齒州縣以爲言吾常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
又曰范遷字子虛沛國人也爲司徒及在公輔有宅數畝
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
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

何以示後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又曰張堪字君遊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
萬與兄子

又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
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又曰張禹字伯達父歆爲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
儉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
伯父身自寄止

又曰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表本初生作聲價好養死
士不知此兒終欲作何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
之紹終不改

又曰載封遭伯父喪去官

又曰沮授爲曹操所執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表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

又曰劉矩字叔方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

又曰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

魏志曰荀攸字公達祖父曇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推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竊亂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

又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爲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

又曰毛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

又曰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爲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

又曰高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志曰諸葛亮初未有子求兄子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

來西亮以喬為嫡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兒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茗為箕帚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又曰魏舒容貌質朴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造己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隨叔父至東兗州刺史王昶聞籍奇偉請與相見乃歎息以不能測也

又曰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形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七比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間乎又曰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論詞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

又曰鄧攸逃奔石勒負其妻子而去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遂棄其亡子卒以無嗣綏服攸喪二年
又曰謝安字安石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餚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安殊不以屑意
又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聞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又曰謝玄字幼度以勳封康樂縣公陳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又曰羅憲兄子尚字勣之少孤依叔父憲
又曰劉曜逼長安涼州刺史張寔叔父西海太守肅請爲先鋒擊曜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割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寔安方裔難至不

奮何以爲人臣寔日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
又曰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之子也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掾呼延評德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次道年在童胤伯父遂謂之曰我爲小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深弘亦當出我右

又曰時氏賊強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遏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有兄子玄可堪此任中書郎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又曰陸納字祖言爲吳興太守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况子俶怪納無供辨復不敢問乃密作數十人供安至納設茶果而已俶下精飲食客罷納大怒杖俶四十云旣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擢王濬爲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暨謂祜曰觀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又曰安帝時以劉楨之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不受楨之毅季父也義熙初謂毅蕃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身爭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毅等導從吏卒到門輒罵詬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毅敗天下服其先見而劉裕甚敬遇之

又曰燕金紫光祿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左光祿大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當有佐命之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孫嚴宋書曰許昭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判于姪三十餘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斷祈無日在家餉饋肇莫非珍新家產旣盡賣宅以充之肇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歲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得釋

沈休文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徵士柄兄子也年少時炳問
慤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
我門戶

又曰何承天叔眊爲益陽令隨眊之官隆安四年南蠻校
尉栢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栢玄等牙舉兵以向朝廷承
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人也推家財與弟及
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典略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好黃老兄亡後養嫂兄子
恩禮甚篤及居併門盡推財產與之由是名稱

風俗通云周玘字孟玉爲右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被罪
玘詣府與太守盛亮相見了不論弟子之命遂俱盡於獄
弟婦不哭其子但哭孟玉孟玉由此爲高

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
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
口叔父怪門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
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爲己差乎操曰初
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
嵩終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意

陳留耆舊傳曰高脊字孝甫敦厚少文華有沈深之量撫
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
焉

又曰爰彌字伯仁年十歲叔父蘭部濟陰從事與御卒俱
獵縣送酒肉彌不肯嘗問其故荅曰聞之於諸侯不臨其
事不食其食蘭然其言還而不受貞潔之質由是以彰也
海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體履仁孝秉志清

潔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摩鏡自給
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唯德公
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與談既而歎曰德公誠知
人此實盛德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陰嵩字文玉南陽新野人衛尉興
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溫良節儉王莽
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
棄官

張瑩漢南記曰北海靖王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略兄弟
少爲光武所撫育恩愛如子

劉彥明煌燉實錄曰汜固字孔完大將軍掾純之孫也惟
家財百萬與寡弟婦二百萬與孤兄子於是三府勞碌皆
不就

張騰文士傳曰相麟字元鳳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精察
好學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
有異才今已涉獵書傳殊能作詩賦君試爲口賦詩與之
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相生參
羞等蹤異世齊名麟卽荅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
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慙二子俯慚過言
傅子曰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

世說曰郗鑒遭永嘉喪亂窮餒鄰人共飮之公常攜兄子
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鄰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
存君耳恐不能兼飮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著兩頰還吐
與二兒後鑑亡翼時爲鄧莫侯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
頭心喪三年

又曰謝大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

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散鹽空中差可擬
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奕之女左
將軍王凝之之婦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二

宗親部三
伯叔母
從伯叔
族父
伯叔母
爾雅曰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
禮記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
何孔子曰壻使人吊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
又雜記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
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語曰孔子之舊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
子路曰由也昔聞諸夫子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姑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三

宗親部三

伯叔母

從伯叔

族父

伯叔母

爾雅曰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
禮記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
何孔子曰壻使人吊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
又雜記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
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語曰孔子之舊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
子路曰由也昔聞諸夫子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姑

已如何姑且孔子曰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舊故非友同
乃為友故吾其往及為之槩原壤登木日久矣予之不託
舊非友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
陽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舉矣豈
未可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不失其為親也故者不失
其為故也禮記亦載稱
原壤之母也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靖與曹公書曰世路
戎夷禍亂遂爾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關十平吉凶禮廢
涉南海循渚岸渚五千餘里復遇疫疾伯母殞命并及群
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追討為兵害
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
少有志尚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

朱氏曰烏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後藻思日新

又曰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吳興太守
孔褒薦之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
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
瓜果輒進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
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
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
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
對泣涕謚乃感激就卿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
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
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

日會所在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果反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又日社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三公是卿座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氏每歎曰羊叔子可謂能養今之顏子也其諸葛孔明之亞乎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幼孤叔母劉氏撫育有恩同於至親

從伯叔

爾雅曰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

吳志曰朱異字季文為陽武將軍孫權與論攻戰問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烏外切定見之復過所聞

臧榮緒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少孤為從叔司空昶所養沉事昶如父

虞預晉書曰王渾從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賤孽也少時不為親黨所知渾謂弟湛等曰鄉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不滅方州牧伯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為幽冀都督位至鼎輔如渾所說

晉書曰王彪之字叔虎從伯導曰選曹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耶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深為伯導所器

重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也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邊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介意後遷至司徒劇陽子

又曰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稱從兄子歆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又曰荀崧從弟廵早亡二息序厥許金年各數歲崧迎與其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顛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宋書曰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從叔父也祖據太傅安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博聞強識立每與之言不倦也

又曰王誕字茂世琅琊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伐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拜秘書郎

宋齊語錄曰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聘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有慙色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粲子預魏諷反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景字長緒崔鴻前涼錄曰范績字弘基績幼有名稱族叔上洛太守毗拊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駒也歷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舉秀才為郎中遷中都謁者

族父

爾雅釋親曰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

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官有才辯任職元帝世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待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鄆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母也

晉書曰顧和字君孝侍中衆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摠角便有志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驥驥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問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陳留志曰阮武字文業魏末為清河太守族子籍方摠角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為勝己武明於知人皆此類也

釋名曰父之姊妹曰姑故也言於己為久故之人也

姑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為姑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

毛詩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

禮記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坐

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左傳僖上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弧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水生離為

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子圍質於秦也

漢書曰成帝班婕妤好彪之姑也

後漢書曰栢擘字文林姑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擘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祠因縣發取祠具擘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晉書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遺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荅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遙集於上楹便可以遙集為字咸從之

列女傳曰魯義姑者魯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棄所生之子軍士曰

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也姪之於姑公義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為也於是齊軍遂止曰魯郊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於朝廷乎遂迴軍不伐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又曰梁宣節姑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三人在內入取兄子輒得其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其友曰本取兄子卒誤得己子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婦曰梁國豈可以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表曜卿之姑也
又曰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覲與膺齊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三
宗親部四
兄弟上
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陳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四

宗親部四

兄弟上

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僂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陳曰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

施有政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安國曰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爾雅曰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

又曰張仲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毛詩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

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鵲鴿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

況也永歎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邊豆飲酒之

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又何人斯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土曰埙竹曰篪云伯仲喻兄弟也

又類弁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箋云旨嘉皆美也汝酒已美矣汝旨已美矣何以不

用與族人燕也言其知能具其禮而弗為之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又氓曰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葛藟曰綿絲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

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杜之杜其葉漘漘獨行踽踽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

焉有杜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

又六月曰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

棠棣廢則兄弟缺矣

又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又泉水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又曰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黃鳥黃鳥無

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

兄

又斯干日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又行葦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又角弓日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信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

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又將仲子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兄弟叔

失道而公不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而致大亂焉將

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

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又楊之水日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

人之言人實迂女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又皇矣日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

又蓼蕭日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愷悌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禮記王制日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又檀弓日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日何以哉子碩日

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日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日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周禮春官曰大宗伯之職以賑播之禮親兄弟之國賑播祭社

稷宗廟之肉也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也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也

儀禮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言誠也古始加元服兄

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

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

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又桓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

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

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

日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

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杜預曰公子馮穆公子也穆公卒殤公即位

又文上曰穆伯如莒莅盟且爲襄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

美鄆陵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文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伯

叔牙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

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

成之平二子也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還莒復爲兄弟如初

又文下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

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

惠伯叔彭生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

賀善弔灾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

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又襄公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日子有

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

勞且不敢聞杜預曰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也

又襄二日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杜預曰札辭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誰

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曰兄弟天倫兄先後天之倫次

又昭元曰秦后子有寵於栢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栢公子景公母弟鍼也

其權寵如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

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入反司馬侯問日子之車盡於

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焉

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駟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也

又日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馬融曰切切偲偲

怡怡怡和順之貌也

又為政曰或謂孔子日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又顏淵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鄭玄曰牛兄栢雅行

弟我獨亡于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

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

無兄弟也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之包氏曰君子疏惡而友賢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養老往歸焉

又曰信陵君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顧親戚兄弟禽獸耳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又曰漢五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數使使勞苦丞相蕭何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焉爲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生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又曰周公旦武王弟也及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

居多

又曰朱公居於陶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忘者也是少與我俱苦見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固已望其喪之來也又曰蒙恬弟毅仕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蒙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又曰漢王滅項籍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與其客三人乘傳詣雒陽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匹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當是時季布以諾心以勇著聞又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至甘泉居室有一錯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荅罵卽幸矣

何得封侯

漢書曰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

又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

又曰田蚡封武安侯爲丞相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

又曰丞相韋賢封扶陽侯長子方山早終次子弘少子玄成初弘爲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爲嗣故勅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不肯言於是賢門生博士等與宗室計議共矯賢令以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

卽陽爲病狂妄笑語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遜兄者丞相御史劾奏之不得已受侯爵

又曰左馮翊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有昆仲相訟田延壽恥不能明教化因入傳舍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斃肉袒謝罪

又曰嚴延年兄弟五人有吏才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俱爲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賜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又曰張延壽已歷位九卿旣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租

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爲諸曹侍郎中郎將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后諱聖通眞定藁人也爲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產數萬與母弟國人義之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况余負並有才

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迺辭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直從所好會况卒援行服葺歲不離墓所

又曰許荆字少長會稽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之居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弟所得並悉劣少卿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日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

又曰童恢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又曰繆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弟遂求分異又數有計爭之言彤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

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爲敦睦之行

又曰李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日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

又曰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五叫弄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

又曰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

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
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
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東觀漢記曰丁鴻父緄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少
而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
乃挂衰經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顧恩義
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祖禰並不祐助身被
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
放棄

又曰趙孝字長平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
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輒獨飯之積久
禮心恠之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
鄉里歸德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父爵讓與襲其弟憲遁逃避封以
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特優嘉之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為諸生分祿供給其糧
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又曰鄧彪字伯智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
封郾侯彪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劭伯陳
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子
邯薨彪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
鳳襲爵彪仕州郡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三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
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酌
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
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

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日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

又曰劉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侯敬父仁嗣侯以春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平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仁卒敞謙儉好義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又曰郭況爲城門校尉况皇后弟貴重賓客輻湊而况恭

儉謙遜遵奉法度不敢驕奢

又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澹泊無欲清靜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爲廉潔稱清白吏

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三弟丕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服喪禮過成人恭憐丕小不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不舉秀才恭乃始爲郡吏

又曰鄧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

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唯陛下哀憐
又曰魏霸字喬卿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勒苦已獨專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其行化之

又曰馬防兄弟二人皆各六千戶

又曰張純封武始侯有子根奮及純病勅家丞翁日無功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于後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翁上奮中元二年詔書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翁立後臣時在河南冢廬臣見純前告翁語自以兄弟不當蒙襲爵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奮既嗣爵謙儉節約閨門和平

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弟
又曰姜肱字伯淮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妻足弟相戀不能相離以繼嗣當立乃更往就室學皆通五經兼明星緯
謝承後漢書曰郭賀字惠公潁川陽翟人也父鎮廷尉以功封定潁侯農賀嘗襲爵上書讓與弟時詔書不聽遂竄逃匿三年孝順皇帝下大鴻臚切責州郡求賀強使就封
魏志曰袁術與詔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加此
魏略夏侯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楙在西征時多畜衆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

見治乃共搆楸令公主奏之有詔收楸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誹謗之言不與實相應此清河公主與楸不睦出於譖搆翼不推實耳且伏波與先帝有定天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爲然乃發詔問本爲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江欲搆楸使不見信又曰大傅司馬宣王以病曹爽攝政季豐依違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爲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遺瑾使對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又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書與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蜀志曰麋竺弟芳爲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

叛迎孫權羽用覆敗芳面縛請罪先主慰喻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寵如初晉書曰衛瓘有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智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又曰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勸其令仕准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是言又曰周顛字伯仁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飲酒曠日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曰戴遜字安丘處士達之弟達勵操東山而遜以武勇

顯謝安嘗謂遜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遜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也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察其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疏納納乃言於中宗曰約爲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爲亂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爲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又曰顏含少有操行兄畿停喪在殯忽夢云復活一門咸夢經時不已含時尚少乃慨然判曰今靈異至此豈可孤

抑開棺之痛孰與不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別含於是絕棄人事蓬首屏氣以就養于時人士皆歎其至行並饋餉之含謝而不受經十三年竟不起疾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六
宗親部六
兄弟下
晉書曰王覽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無道覽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流涕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兇虐祥漸有時譽朱氏密使鳩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氏遽奪反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又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又曰荀組字大章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
又曰謝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六

宗親部六

兄弟下

晉書曰王覽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無道覽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流涕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兇虐祥漸有時譽朱氏密使鳩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氏遽奪反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又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又曰荀組字大章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
又曰謝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又曰華慳字道弘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三值年飢穀貴慳蔬食而母甘肥不絕又撫育孤弟友愛甚至稱為慈兄由是少有聲譽

又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則導之祖

王隱晉書曰祖述字士雅范陽人與弟約將母詣洛交結士流述舅程玄良良弟衛衛弟收並臺郎□□有勢於洛更共扶譖兩甥故命並階清塗述初為司州主簿讚秀才為大司馬齊王掾有將帥之風

宋書曰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

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語亂之又曰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求夏服廓荅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軌時為給事中

又曰謝景仁愛其弟魁胡甘切而憎弟述嘗設饌請高祖命魁預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歡及景仁有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慙愧也

又曰張暢弟牧為獬音犬所傷醫言食蝦蟇鱸即愈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啖得差

又曰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陽陵人也少以強濟自立為吳

郡太守坐事免官弟炳之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遊自適

又曰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夷少自操厲爲吳郡太守以兄疾去官後遷右僕射

又曰陶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汝輩雅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又曰孔顛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顛之亦尙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

二人顛弟道存從弟徽頗營業二弟請假東還輜重十餘舫皆是綿絹紙席之屬顛見之命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燒之盡乃去道存代顛爲江夏內史時都邑米貴道存慮顛甚乏遣吏載伍百斛米餉之顛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載東宅與弟軌

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謝弘微寬重有雅量不以喜愠改色有蔡湛之者及見太傅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齊書曰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治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又曰劉璉兄瓛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問其久璉曰向束帶未竟其操如此
又曰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鑽征北將軍弟永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
隋書曰盧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唐書曰溫大雅歷遷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又曰張嘉貞爲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

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又曰韋述弟道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爲學士道同爲禮官時人榮之

又曰張道源族孫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卿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爲都督歎曰貢士本取才行相推如此何嫌雙舉也乃俱薦擢第
又曰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爲營丐成其志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
又曰楊汝士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

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
又曰孽膺友悌弟齊爲李絳山南西道從事絳遇害齊中
飛矢墜於城下膺時爲左補闕聞難不及請馳馬以赴齊
歿膺與兄弟喪庠處喪過禮朝之卿大夫暨搢紳往弔者
繼路聞其哀號弔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補闕庠去河南
縣尉直弘文館與襄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
之
續晉陽秋日王岷有雋才與兄珣並有名而聲出珣右時
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阿難爲兄
韋昭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
不以爲感與群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
憚事之猶父不妄交遊門無雜賓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新爲別宅宅甚美麗楷兄欲之楷

便讓之其性有大度皆斯類也

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
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
名瑾仕吳吳朝服其弘雅

又曰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醉
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着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
阿兄老翁可念何故敢作此謝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
耶卽遣之

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
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一時俱興兄咨字休
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稱官至海昌都尉淵起於衰宗
兄弟脩德貧無感容厯位建威將軍

又曰鍾離牧字子幹牧兄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

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爲遲訥駟嘗謂人曰牧必勝我不
可輕也時人皆以爲不然

三輔決錄曰張宇穆之第二子也以父功當封自言兩目
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弟恭其小弟好戲無度放散家財宇
悉以所得千萬與之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
郎

說苑曰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干
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
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自知不足以
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請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
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而
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
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

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

楚國先賢傳曰陰興字君陵南陽新野人也拜衛尉薨明
帝封興長子慶爲嗣陽侯次子博爲滎強侯博弟貞丹皆
爲郎慶少修儒術推所居第宅奴婢財物悉分與貞丹但
佩印綬而已當世稱之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密褒顯
朝廷以厲親戚擢爲羽林右監

劉向列女傳曰廣漢汝婦者婦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
早孤而媪貪恠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
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
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獨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
俱擔金與兄媪媪初謂叔窮乏來欲假貸有不悅之色見
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弃妻還金

海內先賢傳曰范丹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風俗通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與兄伯武相失二十
年後相會下邳市中爭計共鬪伯武毆之文章欲報心悽
悵手不能興觀者笑之更相借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觀
者復曰兄得校弟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乃其義也
典論曰劉表疾病其子琦還省疾琦性慈孝其弟恐琦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爲
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歸必見譴怒傷歎以增其疾
非孝劬也遂過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江微陳留志曰李銓字玄機平丘人也少聰惠有志行兄
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歲
覺己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己同然後服之其母遂
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爲羣
族所稱

晉諸公讚曰高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放
率不倫決烈過人次光字宜茂少習家業明練法治晉武
帝世爲廷尉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光事誕
愈謹

又曰和嶠爲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恠嶠同母弟郁素無
名稱嶠輕侮之以此爲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六

